

THE KITE

风筝

上

杨健 秦丽 著

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THE KITE



THE KITE

风箏

上

杨健 秦丽 著

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筝 : 全2册 / 杨健, 秦丽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043-8066-1

I. ①风… II. ①杨… ②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0814号

风筝

杨健 秦丽 著

出版人 王卫平
总策划 陈晓华
图书策划 林曦
责任编辑 宋蕾佳
封面设计 艺海晴空 张頔
版式设计 智达设计
责任校对 谭霞 张哲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电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
邮编 100045
网址 www.crtip.com.cn
电子信箱 crt8@sina.com

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字数 500(千)字
印张 42.5
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43-8066-1
定价 68.00元(全二册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我是周乔，写过一本书：《他的军统生涯》。“他”叫郑耀先，也叫周志乾，是我的父亲。不，他不是我父亲。

从20世纪20年代起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多次对抗和合作，形成分分合合的一部中国近现代史。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，屠杀和抓捕共产党人，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。从此，国民党向共产党内部派遣特工，这些人后来多半下落不明，能够潜伏下来的仅为一小部分。其中一份73人名单，被号称“中国盖世太保”的戴笠掌握，是军统核心机密。

故事，就从这份名单开始……

夜雾浓稠，一处漆黑的山坳口，传出女人凄厉的惨叫。

阴冷暗沉的刑讯室里，拶子被扔了一地，团团黑血流淌成一个个死寂之塘。充满血腥的死寂中央，曾墨怡不知昏死过去多少次了，她不再记得自己是人，更不要说是女人。在任何一个长着眼睛的活物看来，她都只是一块颜色模糊的肉。

“有种！老子几乎把所有的刑具都给你过了一遍，就差强奸了。”赵简之冷笑，曾墨怡啐了他一口，被血水浸泡的眼睛里闪出野兽般的寒光。

再审估计也没啥用，到这份上就该送人了。赵简之请示郑耀先，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穿着黑皮鞋的脚跷在桌上，听着无线电里抑扬顿挫的川剧。

“得叫她吐出那份名单的下落，不然我们打入共区的弟兄将死无葬身

之地。”郑耀先起身，英气逼人的脸凑近曾墨怡：“算你遇上好人了！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，你却不识好歹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损伤。我为你的双亲感到深深的遗憾。”曾墨怡闭上了眼睛。

“在你成为烈士之前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怎么做就看你了。何必做出油盐不进的样子，你年轻，也算漂亮，所谓为贵党尽忠，意思到这儿，也该适可而止了。”曾墨怡蠕动着溃烂的嘴唇。“有话说？”郑耀先声音大了些，“不方便当众说？”曾墨怡吸了吸满是脓血的鼻孔，算是回答。“也好，你可以单独对我说。”等赵简之领着打手们退出去，郑耀先伸手拔掉桌下的监听器。

“现在可以说了。”郑耀先凝视着曾墨怡，嘴角带着讳莫如深的笑意。曾墨怡睁开眼睛，动了动嘴唇，发出的声音含混不清。郑耀先指着自己耳朵：“听不清！你是想叫它靠近些？”曾墨怡点点头。郑耀先大笑不止：“你很狡猾呀！我要听了你的话，你就会趁机咬掉我半拉耳朵，替自己报个小仇。我知道，你恨不得一口吃了我！”曾墨怡眼睛里透出怨毒：“只要能让你死，我宁肯下辈子不做人！”

郑耀先突然说道：“你很高明，你把胶卷粘在了换气扇上。”惊悚的光在曾墨怡眼中蓦地一闪。“你有意造成焚烧文件的假象，烟呛得人睁不开眼。去宿舍抓捕你的军统特务，就下意识地打开了换气扇。”曾墨怡打了一个寒战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”“借敌之手，利用换气扇转动的扇叶隐藏胶卷，这就是你最高明的地方。”

曾墨怡的身体触电一般抖动起来，她紧紧咬住牙关，强自镇定。“那份名单就在胶卷上，我把它交给了组织并且已被送往延安，名单上73名国民党潜伏特工，从此再也不会为军统效力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你还有什

么遗憾吗？”曾墨怡黑洞似的眼睛，似有两簇鬼火在其中飘荡，喃喃道：“你是谁？”“送你上路的，是你的同志。求你，不要恨他！”郑耀先一声叹息。

郑耀先一脚踢开监听室的门，一屋子人和他撞了眼对眼，面面相觑。他将拔掉的那枚监听器狠狠地摔在地上。徐百川将他推走，与其是说对他说，不如说是在对众人宣布：“老六！是老鼠把线咬了，我知道！我们都知

道！”

“来！陪哥哥喝一杯！”徐百川按着郑耀先在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，从酒柜中取出杯子和威士忌，“曾墨怡还是什么都没招吧？”

“这不很正常吗？这么多年了，能主动开口的共党，我也只碰见过两个，一个是主动投诚的张国焘，另一个就是他老婆。”徐百川倒上酒，递给郑耀先一杯：“咱们该怎么办？事情没个交代，你我可都脱不了干系。”郑耀先感叹道：“也真是见鬼！巴掌大的宿舍，差不多掘地三尺了，曾墨怡能把名单藏哪儿呢？”徐百川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老六都找不到，别人就更指不上了。”郑耀先从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才说：“当我多能，我又没长三头六臂。”

徐百川突然道：“中统也去现场了！”

郑耀先一愣：“手伸得够长的，有他们什么事？”

“那伙人就是群绿头苍蝇，见个鸡蛋，有缝没缝都会扑上去咬一口，何况咱军统电讯处祸起萧墙，真窝藏了一个女共党。戴老板发话了，明天让你亲自送曾墨怡上路。”郑耀先瞪起眼睛：“还有完没完，戴老板这是要干吗？不信任我抓我好了！刑讯室加装监听，这次又要我亲自动手杀人，

我不是雏儿，还搞什么投名状！”

徐百川瞄了一眼门外，压低声音叫了一声：“老六！”郑耀先依然大嗓门：“戴老板当我是谁了，怀疑我也是同道中人，干脆送我和曾墨怡一道上路！”

“也就你什么都敢说！”

“我有什么不敢说的？”

“你不光敢说，你还敢做，敢拔监听器！”

“我不想别人听我墙根。”

“我听你墙根怎么了？”

郑耀先的眼睛里要喷出火来：“也就是戴老板派了四哥你来听，换了别人，老子就不拔监听器了，老子拔了他的耳朵！”徐百川急了，冲着他嚷嚷：“你能！还是你能！你就是长了三头六臂！你以为你脑袋在哪儿呢？在自己脖子上？在人家戴老板的裤腰带上！”说话间，郑耀先抬手将酒泼了。

历经八年抗战，山城满目疮痍，随处都是日本飞机轰炸后留下的废墟。两个男人走过来，一个穿着皮鞋，另一个穿着布鞋，踩在碎石瓦砾上。

“戴笠怀疑我了！”郑耀先面色凝重，“他下了命令，让我亲自送曾墨怡走人。”

“别人找不到那份名单正常，你找不到就不正常，莫说戴笠那头奸狐狸，哪个会信？不怀疑你怀疑谁？”陆汉卿乡音很重，是地道的四川人。

“虽说曾墨怡必死无疑，有我参与，这就又是一笔糊涂账。”陆汉卿看着郑耀先：“你本人不糊涂不就行了！”郑耀先唯有苦笑：“我早分不

清自己是红是白，是人是鬼了。我一闭上眼睛，这些年在面前牺牲的同志，就在眼前晃来晃去。我不信鬼神，可再这么下去，不等敌人来收拾，恐怕自己就崩溃了。”“崩溃？我认识你十年了，就不能换个说法？”“我忍了十年，你打算让我再忍几个十年，我这辈子还能活几个十年？”

陆汉卿和郑耀先一直单线联系，这种牢骚话不是头一回听了，也只有在他这里，郑耀先能发发牢骚。

“我就问你，我什么时候能活得像个人？”

“在组织需要你恢复身份的时候。”

“组织要不让呢？”

陆汉卿正色道：“我可代表组织提醒你，你就是军统王牌特工、戴笠手下八大金刚的老六；你就是心狠手辣、人人得而诛之的‘鬼子六’；你就是令所有共产党员欲除之而后快的军统六哥郑耀先！”郑耀先一改往日的狠厉：“可总这么下去我会疯的，就算我没暴露身份，迟早有一天，也会被自己人干掉！”“这就没办法了，算一下，折在你手里的自己人有多少？组织上某些人，做梦都想咬死你，骨头渣渣也没想过给你剩下。”

郑耀先眼圈泛红。

“你还想干啥子？想救出曾墨怡吗？不杀她，恐怕下一个被拉出去毙的就该是你了。过不了戴笠这一关，你这个傻瓜，十几年的苦都白吃了！”陆汉卿故意轻描淡写，“还有件事，程真儿要回家了。我们十万大军开赴关外，那女娃儿是东北人。”

“你别蹬鼻子上脸，还想釜底抽薪是不是？”郑耀先的表情瞬间僵硬：

“鸡毛！不行！”“我们唱着《国际歌》跟苏联老大哥认亲，以为大伙都姓马列，就是一个祠堂里的同族了，可人家为一个‘利’字，认的还是正

统国民党。抗战胜利了，东北解放区急需当地干部。”

“我说了不行！你聋了？”

“这是组织决定。”郑耀先火了：“组织决定也不行！”

“你疯了？”“我就是疯了，你还能怎么的？”郑耀先的狠劲儿上来了。

“老子能把疯子咋个办，山城是军统六哥的地盘，只要你觉得巴适（四川方言，合适），就是把我抓到望龙门看守所，也就眨巴眨巴眼睛的事。是程真儿怕跟你没道别就走了，托老子把这个捎给你。”陆汉卿将手里的包袱扔过来，“别不识好歹！本不能跟你说的，她后天动身。”

包袱里面是件毛背心，郑耀先用手抚摸着，顿时百感交集。

山城难得见到太阳，总雾蒙蒙的。好在人们已经习惯了，街市上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。不管哪年哪月，不管世道如何，人总还是要活下去，而要活下去就要吃饭穿衣。

陆汉卿一撩长衫，走进有“荣昌”烫金字号的百货商铺。

“曾墨怡这一次被捕，我们在国民党军统电讯处的这根线就断了。”等在楼梯口的袁农迎了上来，他是山城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。陆汉卿拿起茶碗，自己倒茶。袁农继续道，“我知道在军统高层有一个我们自己人，代号‘风筝’，和你单线联系，能否请他帮我们救出墨怡？”

陆汉卿刚要喝茶，像被噎住一样：“山城不比你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，按组织规定，我们之间不能发生横向联系，你已是坏了规矩。望龙门看守所固若金汤，你不觉得戴笠正希望我们行动吗？”他看着袁农眼巴巴的眼神，小心地斟酌字眼，“曾墨怡被捕，若不是‘风筝’，哪一个有本事把那份 73 名国民党潜伏特工的名单送出来？为了确保‘风筝’像

一把尖刀刺在敌人心脏上，在最关键的时刻给反动派致命一击，没有价值的任务不能交给他。”袁农的胸口像被打了一记闷棍，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。

陆汉卿又傻傻地说：“我晓得，曾墨怡和你两情相悦，她要是不进军统，你们早向组织打结婚报告了。”

“你还真挑起了我的好奇心，要不是因为保密条例，我真想知道‘风筝’是谁！”袁农强忍住眼泪，将脸转向窗外——这座城市群山环绕，房屋建在山顶、半山腰和山下，此时，满城都像披上了一层薄纱。

天空混沌一片。奄奄一息的曾墨怡，像抹布一样被丢在墙边。

一辆军用吉普风驰电掣地开进刑场，卫兵拉开车门，郑耀先穿着笔挺的军装，戴着墨镜，嘴里还叼着雪茄，从车上下来。

赵简之嘻嘻笑着：“六哥，来这种地方，您打扮得像是要去娶媳妇，就不怕枪声一响溅身血？”“这你就不懂了，孤魂野鬼就算想找人报仇，也分不清是谁，只能凭行头去寻党国的晦气。”郑耀先边说边掏出白手套戴上，踱到曾墨怡身边，一挑浓黑英挺的眉毛，“有人给你收尸吗？没的话，我给你打口棺材。怜香惜玉我也懂，板子不会太薄，够你挡个风躲个雨的。”

曾墨怡“呸”了一声：“不稀罕！”“年纪轻轻就死了，值吗？图什么？”“信仰！”

郑耀先猛然出手扣动扳机，血灌瞳仁满眼凶光，沉声道：“你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说出名单的下落；第二，你可以高呼贵党万岁了。”曾墨怡看了郑耀先一眼，安详地闭上眼睛，这一眼蕴藏了她最后的慰藉。

曾墨怡在枪声中倒下了，手中的镣铐像雄鹰一样高高地飞起，刺向铅灰色的天空。

“老六够狠，溅了一身血，眼睛都不眨。”徐百川掏出丝帕，擦去额上的汗。监斩官脸朝着刑场方向：“瘾头都叫老六和他弟兄过足了。老四你看，局座会满意吗？”“局座满意不满意，不在于老六怎么做，在于你怎么跟局座说。”监斩官尴尬：“当然是实话实说。”

“不是自己人，谁能对共党这么狠？这以后，怀疑人要有根据，听风就是雨，万一是共党的离间计呢！亲者痛仇者快的事，会令自家兄弟寒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老六这辈子，和共党的仇算是解不开了。”徐百川意味深长，监斩官附和道：“谁叫共党总惦着要他的命！干我们这一行，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不过那也要有后路才行。谁像老六这样，顾头不顾腚。”

“老六的投名状递上来了，赶紧去面见戴老板吧！”监斩官忙不迭地答应道：“这就去！就去！”

高占龙从内线那里得知“鬼子六”已将曾墨怡密裁，他屏息凝神，注

视着窗户上方的换气扇。“您为何认准‘鬼子六’有问题？”田湖不解地问道。

“那份73名特工名单，将戴笠安插在共区首脑的心血，顷刻间付诸东流。曾墨怡得手的同时，就暴露了共谍的身份，仓皇中她只可能将名单带回宿舍。现如今这份名单既不在她身上，军统在这间屋里也没找到，难道它能不翼而飞？所以参与缉捕和审讯曾墨怡的人，就一定有问题。”高占龙一拉开关绳，换气扇停下。第一次出现场时，这个细节被他忽略了，名单就藏在转动的换气扇上。高占龙长叹一口气，连他都能想到的地方，“鬼子六”那么一个能人，会想不到吗？

闹市中的这家理发店貌似小得可怜，里面设施却着实不赖。皮面外包的座椅，结实的骨架，垫脚处刻着花纹，一旁的调高杆像舵轮一般。已有

锈迹的镜子里，照出躺在座椅上的郑耀先，紧闭双目，纹丝不动。老式搪瓷缸里盛着白色的泡沫，理发师翘着手指头，给他刮脸，毛巾敷在脸上，腾起氤氲热气。

夜色浓重得仿佛都要化不开了，荣昌百货二楼，传出男子压抑不住悲恸的哭声。

袁农跪在铁盆旁烧纸，泪流满面：“‘战斗到底，不被活捉，不恋父母，恪尽职守。’曾墨怡同志，我的好墨怡，你都做到了，你唯独就是没有做到‘不被活捉’，结果惨死在‘鬼子六’手上……”

伙计小黑上楼来，抹了一把眼泪，哑着嗓子道：“游击队的同志到了，就在楼下。”袁农怒火中烧，握紧拳头，“鬼子六”这个狗娘养的，一定要让他血债血还！

清晨的时候雾气还是没有散，江心吃完了面，将碗一推，用手绢擦了擦嘴巴，将钞票递给摊主。摊主将钞票塞进贴身衣袋，走到炉子边，紧拉了几下风箱。“面来了！——”摊主将一碗担担面放进竹篮，袁农双眼红肿，从二楼窗户探出脑袋，收起绳子，将篮子吊了上去。

袁农将盛面的碗拿开，下面压着江心的那张钞票，就着炉火烘了几下，一行密写的字显现出来：今晚九点戴笠在神仙洞戴公馆见郑耀先。

军统秘书科的江心一上班，就给郑耀先拨去电话，传达戴局长的命令，要他晚上九点去神仙洞戴公馆。

两位妙龄女子相挽着走在街上，程真儿的后背突然被什么砸了一下，她回头看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又是一下，这回有些疼，她不走了，气得一

跺脚，喊了声：“谁？”“我，是我，我呀！”郑耀先笑嘻嘻地从电线杆子后面露出脑袋，手里还举着一朵带着露水的玫瑰花。程真儿正色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“不干什么，就是想请你吃个饭。”“我吃过饭了。”“你吃过的是早饭，我请你吃晚饭。”郑耀先递上玫瑰花说：“喜欢吗？”程真儿绷着脸：“郑长官，您还有别的事吗？”“我有一个问题。”郑耀先轻轻咳嗽了一声。“对不起，我不想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。”“我的问题很简单，跟我吃顿饭，你觉得委屈了自己是不是？”程真儿毫不示弱：“我是中统，您是军统，中统军统老死不相往来，这规矩您比我懂。”郑耀先黑了脸：“五年了，你拒绝过我多少次，半点儿脸面都不给老子留！就算戴老板，在山城这个地方，也不会这么不待见我吧！”他一抖大衣，里面穿着她织给他的那件毛背心。程真儿眨巴着眼睛，没有说话。

郑耀先将玫瑰花塞给程真儿，她想扔，手却被死死攥住。郑耀先一脸坏笑：“你可以去军事法庭告我，就说我当街调戏民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他松开程真儿，还不忘瞪了一眼小艾，吹着口哨扬长而去。

小艾脸都吓白了：“你总给这活阎王钉子碰，就不怕他报复你？他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你别使性子，不要和他顶着来。”“他杀死中统那么多人，还想让我给他好脸，下辈子吧！”小艾一惊：“这话也就你敢说，得罪他的人，都没啥好下场。”

“这就是我不愿意理他的另一个原因。阴间阳间，找他报仇的人太多，我还怕沾上一身腥呢！”说着，程真儿将玫瑰花扔了。

20分钟后，小艾在高占龙办公室的黑板上，一字不落地写下郑耀先的话：五年了，你拒绝过我多少次，半点儿脸面都不给老子留！就算戴老

板，在山城这个地方，也不会这么不待见我吧！

高占龙一直看不透郑耀先和程真儿的关系。按说“鬼子六”是军统的顶级特工，戴笠跟前的大红人，一表人才，能文能武，出手也不小气，女人巴不得跟他好呢，可就程真儿例外，见他就烦，次次跟他顶嘴，他却从来不急不恼。这不是什么一物降一物，而是反常即为妖！高占龙才不信“鬼子六”能如此有耐性，五年里就追求这么一个女人，程真儿既非闭月羞花，也不是沉鱼落雁。高占龙在黑板前站了片刻，看出了话里的隐语，他逐次抹去不相干的字，最后留下：五点老地方见。“鬼子六”想瞒天过海，却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。

田湖不明白，如果是男女间正大光明的交往，程真儿和郑耀先何必偷偷摸摸，约会都使用密语。高占龙解释：“中统军统明争暗斗，单此一点，就可以成为他们暗通款曲的借口。戴笠给军统定下‘六不准’的家规，第二条即‘不准在抗战期间结婚’，宣称要先国后家，公而忘私。‘鬼子六’可不好对付，以往他留下的香饵，就没有不抹毒药的。”

高占龙和郑耀先打过多年交道，从来没有占过上风。八年前刚认识，就知道此人不能留；四年前被算计，就明白对方太危险。可直到现在，依旧拿他没办法。若不是中统军统还没有撕破最后的脸面，两人之间恐怕早有一个躺下了。

程真儿将拿过玫瑰花的手放在鼻下，闻着余香，眼睛里流露出柔情。见小艾进来，她不露声色地用手背掩住口，打了个哈欠。当天下午2点40分，电台指示灯突然闪动，值班的程真儿和小艾同时抄报，程真儿默译起电文，双腿禁不住发起抖来。